

年逾古稀的查克·菲尼希望更多人能明白一个道理——寿衣上没有装钱的口袋。



[爱尔兰] 康纳尔·奥克利里 著
时娜 译

The Billionaire Who Wasn't

影子富豪 查克·菲尼

一段财富“聚敛”与“挥霍”的传奇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The Billionaire

Who Wasn't

影子富豪 查克·菲尼

[爱尔兰] 康纳尔·奥克利里 著

时娜 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影子富豪查克·菲尼：一段财富“聚敛”与“挥霍”的传奇 / (爱尔兰) 奥克利里著；

时娜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10

书名原文：The Billionaire Who Wasn't: How Chuck Feeney Secretly Made and Gave Away a Fortune

ISBN 978-7-5086-1692-6

I. 影… II. ①奥… ②时… III. 菲尼, C.—传记 IV. K837.125.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985 号

The Billionaire Who Wasn't: How Chuck Feeney Secretly Made and Gave Away a Fortune by Conor O'Clery

Copyright © 2007 by Conor O'Cler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CHINA CITIC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ublicAffair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ALL RIGHTS RESERVED.

影子富豪查克·菲尼——一段财富“聚敛”与“挥霍”的传奇

YINGZI FUHAO CHAKE FEINI

著 者：[爱尔兰] 康纳尔·奥克利里

译 者：时 娜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十三区 35 号煤炭大厦 邮编 100013)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9 字 数：321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08-2368

书 号：ISBN 978-7-5086-1692-6 / F·1750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010-84264000

<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传真：010-84264033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T h e
Billionaire
W h o
Wasn't

前言

我第一次遇见查克·菲尼是在白宫，1994年3月17日。当时，我是作为一名驻华盛顿的记者应邀前往的，而菲尼的出席则是由于他为爱尔兰和平作出的贡献。当时我只知道他是《福布斯》富豪榜上一位有名的亿万富翁，并且戴着一块廉价的手表，但我并不知道他还是世界上最默默无闻的大慈善家。这一点，不仅我不知道，那天被克林顿夫妇邀请到东厅的其他所有客人也都不知道，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距离人们所认为的亿万富翁是如此遥远，甚至连一所房子或一辆汽车也没有。

2002年，我被报社派往华尔街，一个我和查克·菲尼共同的朋友介绍我们认识，我从那时才开始了解他。我和菲尼一起吃过几次午饭，大多数是在他最喜欢的酒馆——第三大街的克拉克，经过几次商谈，他同意与我合作写一本他的传记，以便在有生之年继续倡导奉献。他答应向我公开他长期以来守口如瓶的家人、朋友、生意伙伴和受益人的情况，并允许我进入他的档案馆，但他不打算以任何方式左右最后的作品，这本传记也没有得到他任何形式的捐助或资助。

最终，我得到的是最广泛的第一手资料。他不断为自己基金会的财富寻求好的用途，在这个过程中，我跟随着他周游世界。在许多遥远的地方，比如火奴鲁鲁和胡志明市，我与他和他的朋友们共进午餐和晚餐。每一个在生意场或慈善界结识菲尼的人，甚至是那些曾在生意上跟他吵过架的人，都非常乐于讲述他的故事。从美国本土到夏威夷，再到英国、爱尔兰、法国、瑞士、越南、

澳大利亚、泰国、香港和百慕大，我一路行来，采访了许许多多的人，听他们讲述了菲尼一生中的不同片段。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查克·菲尼有足够的耐心和幽默感容忍我漫长的采访历程，也要感谢查克和赫尔加允许我到旧金山、布里斯班和都柏林拜访他们。菲尼家族对我的帮助是无穷的：卡罗琳·菲尼 (Caroleen Feeney)、丹妮尔·菲尼 (Danielle Feeney)、黛安娜·菲尼 (Diane Feeney)、莱斯利·菲尼·贝利 (Leslie Feeney Baily)、朱丽叶·菲尼·蒂姆西特 (Juliette Feeney Timsit)、帕特里克·菲尼 (Patrick Feeney)、吉姆·菲茨帕特里克 (Jim Fitzpatrick)、阿琳·菲茨帕特里克 (Arlene Fitzpatrick)、厄休拉·希利 (Ursula Healy)。他们以敏锐的洞察力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这本书能够得以完成，还要感谢纽约大学哈维·戴尔教授 (Harvey Dale) 和约翰·希利 (John R. Healy) 教授的热情支持。哈维·戴尔教授是大西洋慈善基金会的创始主席，而约翰·希利教授于2001~2007年担任此基金会副主席。

我还要特别感谢查克·菲尼在DFS的合作伙伴——鲍勃·米勒 (Bob Miller)、艾伦·帕克 (Alan Parker) 和托尼·皮拉罗 (Tony Pilaro)，他们分别邀请我去他们位于日内瓦、约克郡和格施塔德的家，向我讲述他们跟菲尼之间略显坎坷的关系，而正是菲尼给他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财富。

也要感谢以下这些为本书而接受过采访的人：格里·亚当斯 (Gerry Adams)、哈里·阿德勒 (Harry Adler)、弗雷德·安蒂尔 (Fred Antil)、阿德里安·贝拉米 (Adrian Bellamy)、帕德里克·贝里 (Padraig Berry)、盖尔·文森兹·比安奇 (Gail Vincenzi Bianchi)、克里斯廷·邦德森 (Christine Bundeson)、杰克·克拉克 (Jack Clark)、彼得·科尔德拉克 (Peter Coaldrake)、罗恩·克拉克 (Ron Clarke)、鲍勃·科根 (Bob Cogan)、弗兰克·康诺利 (Frank Connolly)、马克·康罗伊 (Mark Conroy)、埃蒙·克雷根 (Eamonn Cregan)、罗杰·唐纳 (Roger Downer)、弗朗西斯·“斯基普”·唐尼 (Francis “Skip” Downey)、吉姆·唐尼 (Jim Downey)、塔西·迪尤兰德 (Tass Dueland)、吉姆·德怀尔 (Jim Dwyer)、乔尔·弗莱希曼 (Joel Fleishman)、肯·弗莱彻 (Ken Fletcher)、菲尔·方 (Phil Fong)、约翰·福特 (John Ford)、霍华德·加德纳 (Howard Gardner)、琼·根茨伯格 (Jean Gentzbourger)、约翰·格林 (John Green)、雷·汉德兰 (Ray Handlan)、保罗·汉农 (Paul Hannon)、马克·亨尼西 (Mark Hennessy)、泰德·豪厄尔

(Ted Howell)、弗瑞德·卡汉 (Farid Khan)、休·卢恩 (Hugh Lunn)、安娜·麦卡锡 (Aine Mccarthy)、文森特·麦吉 (Vincent McGee)、杰夫瑞·马尔斯特德 (Jeff Mahlstedt)、科林·麦克雷 (Colin McCrea)、迈克尔·麦克道尔 (Michael McDowell)、迈克尔·曼 (Michael Mann)、鲍勃·马托塞克 (Bob Matousek)、托马斯·米切尔、约翰·蒙蒂罗 (John Monteiro)、詹姆斯·莫里西 (James Morrissey)、格里·马林斯 (Gerry Mullins)、弗兰克·马奇 (Frank Mutch)、尼尔·奥多德 (Niall O'Dowd)、克里斯·奥克斯里 (Chris Oechsli)、丹尼尔·奥黑尔 (Danny O'Hare)、帕特·奥利尔 (Pat Olyer)、黎仁芳 (Le Nhan Phuong)、伯纳德·普勒杰 (Bernard Ploeger)、弗兰克·罗兹 (Frank Rhodes)、查克·罗尔斯 (Chuck Rolles)、戴维·拉姆齐 (David Rumsey)、戴夫·史密斯 (Dave Smith)、吉姆·苏尔里 (Jim Soorley)、萨姆·史密斯 (Sam Smyth)、李·斯特林 (Lee Sterling)、厄尼·斯特恩 (Ernie Stern)、邦尼·萨奇特 (Bonnie Suchet)、唐·桑希尔 (Don Thornhill)、汤姆·蒂尔尼 (Tom Tierney)、吉瑞·维迪姆 (Jiri Vidim)、埃德·沃尔什 (Ed Walsh)、苏·韦塞尔坎珀 (Sue Wesselkamper)、迈克·温莎 (Mike Windsor)、以及卡明斯·朱伊尔 (Cummings Zuill)。

还有一些人也功不可没：乔纳森·安德森 (Jonathan Anderson)、简·伯曼 (Jane Berman)、洛雷塔·布伦南·格卢克斯曼 (Loretta Brennan Glucksman)、马克·帕特里克·赫德曼 (Mark Patrick Hederman)、克里斯·休伊特 (Chris Hewitt)、德斯蒙德·金尼和埃斯梅拉达 (Desmond Kinney and Esmeralda)、西尔维亚·塞弗里 (Sylvia Severi)、帕迪·史密斯 (Paddy Smyth)、沃尔特·威廉姆斯 (Walter Williams)。帕特里克·奥克利里 (Patrick O'Clery) 阅读了草稿，并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德克兰·凯利 (Declan Kelly) 则推动了本书的出版进程。

我还要特别感谢代理人埃斯特·纽伯格 (Esther Newberg) 的鼓励，以及出版公司编辑主管克莱夫·普雷德尔 (Clive Priddle) 的宝贵建议。最后，要感谢的是我的妻子——詹娜 (Zhanna)，她有着犀利的眼光和丰富的想象，为这本书的成形付出了不计其数的时间和编写天赋，可以说这本书到最后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合力之作。对于我们俩来说，它就是爱情的结晶。当然，所有的不足和错误都应算到我头上。

除少数几个人要求匿名之外，上述所有资源都已在书中标明。

T h e
Billionaire
W h o
W a s n ' t

引子

1984年11月23日，星期五的早上，拿骚国际机场阳光明媚，已然有点热了，一架从纽约来的航班刚刚结束了三个小时的飞行，降落在这里。乘客们大多是美国游客，打算来巴哈马群岛欢度感恩节。从经济舱走出一位中年男子，面相谦和，身穿宽松的运动外衣和开领衬衫，若不是那双犀利的蓝眼睛，他看上去没什么特别。他和妻子乘出租车来到凯布尔海滩的一座办公楼。凯布尔海滩位于机场和拿骚城的中间，在这大西洋浅蓝绿色的海水边坐落着一连串酒店和公寓楼群。他在这块领地上颇为自如，因为他过去常常利用这个亚热带岛屿做生意，从而使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富翁之一。然而，这一次他来到巴哈马群岛却是为了进行一项特殊的交易，与他以往的所有交易都不同，而且这将会不可逆转地改变他的一生。

那天上午，有两位律师也要前往巴哈马群岛与他会面。弗兰克·马奇从百慕大飞往拿骚，担任此次交易的法律见证人；而正在佛罗里达与父母共度感恩节的哈维·戴尔，预计将同时抵达。所有必需的文件都在戴尔那儿，他对这件事的每个细节都进行了精心的安排。经过长达两年的策划之后，这场交易终究选在了巴哈马群岛进行，这是为了避免选在别处将产生的巨额罚金。这位哈佛出身的律师已经从凯布尔海滩一家可信赖的公司那儿借到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会议室，文件就将在那里签署。过程很复杂，将需要三个小时，但他们仍然来得及搭乘晚班飞机回到各自的出发地。

但到了文件正式签署的那天，哈维·戴尔却没有出现。有一件事是他无法掌控的，那就是天气。那天早上，由于一场暴风雨狂泻不息，棕榈滩机场的所有航班都滞留了。时间一点点过去，他心急如焚，但广播里仍然没有他那趟航班的消息。与此同时，巴哈马群岛的这些人也在翘首等待，他们出去吃了个炸鱼加炸薯条的午餐，然后回到会议室，围坐在那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讨论着。

直至午后时分，戴尔才在西棕榈滩机场登上了飞往拿骚的航班。这架通勤喷气机径直钻入仍在隆隆低吼的云层中，在一阵剧烈的颠簸之后迅速恢复平稳，一个小时后就抵达了巴哈马群岛。当戴尔气喘吁吁地冲进会议室时，已是下午4点左右。而一个小时之后，他们就必须撤出这座大楼，回到机场。他打开手提箱，把协议、律师资质证明、合作决议以及其他法律文件都拿出来摊在桌上，说道：“没有时间多说了，你们在这里签字，你们在那儿签。”签好之后，他把所有文件重新收起来，与其他人一起匆忙赶往机场，搭乘飞机离开。

在返回拿骚机场的路上，查克·菲尼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他就是那个穿运动外衣的人。那天早上来到巴哈马群岛时，他还是一个亿万富翁；而离开时，他却几乎恢复了30年前尚未涉足诡谲多变的商业领域时的一穷二白之身。在那个感恩节周末，当数百万美国人都在为自己所祈求的物质生活而感恩时，他却庆贺自己从巨额财富中解脱了出来，因为亿万富翁的命运和赚钱的天分已经成了他的困扰。

整件事做得极为隐秘。很长一段时间，除了直接参与的几个人以外，极少有人知道那天发生了些什么。4年后，《福布斯》杂志把菲尼列为排名第23的美国在世富豪，宣布他拥有13亿美元资产。但是，《福布斯》错了！而且在今后很多年里都在重复这个错误。查克·菲尼已经把那些财富都甩掉了，他是个枉担虚名的亿万富翁。

T h e
Billionaire
W h o
Wasn't

目
录

前言 V

引子 IX

| 第一部分 | 起家

- 1 雨伞男孩 3
- 2 “三明治小伙儿” 9
- 3 亮出戒指 14
- 4 可笑的宣传单 21
- 5 骑在虎背上 28
- 6 暴风骤雨 38
- 7 “三明治群岛” 49
- 8 香港大鳄 59
- 9 包围日本 67

| 第二部分 | 隐退

- 10 怎样才算富有? 77
- 11 “百无大” 86
- 12 四个男人一台戏 94
- 13 富人，穷人 101
- 14 不要问，不要说 110
- 15 好运爱尔兰 117
- 16 报出你的价格 126

- 17 “富有、无情和坚定” 132
18 “智者”来了 141
19 卸任 148
20 告诉我要什么 154
21 咖啡店四巨头 162

| 第三部分 | 决裂

- 22 联络法国 173
23 抢占先机 181
24 把“孩子”分成两半 187
25 错误的战略 195

| 第四部分 | 捐赠

- 26 一个良好的开端 207
27 金子般的心 217
28 园丁鸟 228
29 变化的国家 238
30 慈善走入家乡 254
31 地理渐变 261
32 “廉颇老矣” 268
33 财富，死不带去 276
34 一刻也耽误不起 285

第一部分 起家



T h e
Billionaire
W h o
Wasn't

雨伞男孩

1931年春天，帝国大厦在纽约落成，这是“咆哮的20世纪”经济蓬勃发展后期的伟大胜利成果之一。与此同时，美国经济遭受了一连串打击。经济大萧条席卷整个美国，银行倒闭，失业剧增。正是在美国历史的这个节骨眼上，1931年4月23日，查克·菲尼出生在新泽西州埃尔莫蓝领聚居区的一个境况艰难的爱尔兰裔美国家庭。

查克的父母——利奥·菲尼和马达琳·菲尼，是许多年前从费城搬到新泽西的。繁华的纽约市区就在哈得孙河对岸几英里之外，这对新婚夫妇热切盼望着能在那里过上新的生活。利奥的父亲和马达琳的父亲都在费城铁路局工作，因此他们送的新婚贺礼就是两张宾夕法尼亚—新泽西铁路线的通行证，以便于他们彼此联系。

这对夫妇起初在纽瓦克的韦斯堡安家，后来搬到埃尔莫，比邻伊丽莎白区和联合区。在那里，利奥找到了一份保险代理商的工作，而马达琳则成了一名护士。他们有三个孩子，都出生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区的橙色纪念医院：两个女儿——阿琳和厄休拉，在她们中间还有一个男孩儿——查尔斯·弗朗西斯·菲尼。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菲尼夫妇拼命工作，比他们的许多邻居过得好一些。在幼小的查尔斯的记忆中，母亲在橙色纪念医院常常日班夜班连轴转，父亲常常在黎明时分就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出门，去纽约的皇家全球保险公司上班。一开始他们租房子住，后来从一位祖父辈老人那里继承了2 000美元的遗产，于是在伊丽莎白区的帕利塞德路买下了一幢两层的红砖小楼，与一家爱尔兰天

主教徒和一家意大利人为邻。这幢小楼至今仍矗立在一条安静的大道旁，门前一棵云杉树浓荫蔽日，周围都是独门独户的住宅。这里位于纵横交错而繁忙的高速公路的中间地带，汇聚着花园高速公路、82号国家公路、22号联邦公路、78号州际公路。

菲尼一家人的生活开支很拮据。20世纪30年代的任何一个新泽西劳动阶层的人都知道一美元的价值。虽然有两份收入，但他们手头的余钱还是很少，而且还要挣扎着支付每个月32美元的按揭贷款，以及供养家里的车——那是一辆绿色的哈德森，底板很旧，拐弯的时候喇叭就会隆隆作响。他们的“老爷车”有时会坏在去费城的路上——铁路通行证是有使用期限的——或者是翻新的轮胎被扎破。有时他们会去波茨维尔探望马达琳的亲戚们，据说他们很富有，因为他们拥有一座“棒状饼干加工厂”，其实那只不过是厨房里的一台大烤箱；还有人说他们把钱藏在房子周围，虽然在他们死后谁也没有找到过一文钱。

在那艰难的年代里，人们总是相互照应。马达琳·菲尼是个谨慎又细心的乐善好施者，默默地做了许多善事。当她注意到患卢伽雷病^①的邻居比尔·法伦每天步行到公交车站去纽约时，她就常常装作自己恰好要去某个地方，把比尔从家门口载到车站。“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她并不是要去那儿。”厄休拉回忆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达琳经常晚上穿上蓝色制服，充当红十字会的护士志愿者，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其他一些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怎么能为自己的“志愿”行为领取薪酬。（当然，这件事后来被报纸披露出来，成了一桩丑闻。）

利奥·菲尼平时热衷于做弥撒，也总是花很多时间帮助别人。他参加了“哥伦布骑士团”，这是个天主教的男性友好社团，向其成员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助学贷款。他也很注重发挥金钱的价值，当孩子们长大到一定岁数时，他就送他们去位于埃尔莫大道的图书馆，他告诉孩子们：“我们纳税了，因此你们必须充分利用它。”

菲尼的姐姐阿琳说，菲尼小时候是个活泼的孩子，还有点儿调皮。“他因为调皮捣蛋而被布拉德利海滩学前班赶了出来，但这并不是说他会制造什么麻

① 卢伽雷病 (Lou Gehrig)，即肌肉萎缩侧索硬化症，是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病变，因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棒球手卢伽雷曾患此病，故得名。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也患有此病。——译者注

烦或者其他事端，而是因为他总是很滑稽，我每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坐在他旁边大笑。他是枚开心果，脑子也很灵活。我母亲最疼爱他了，她总是说：‘我的查尔斯，我的查尔斯……’”

早在10岁的时候，菲尼就表现出了赚钱的天分。“我们什么也没有，”他的朋友弗朗西斯·“斯基普”·唐尼回忆道，“那时候，每挣一毛钱都不容易。”菲尼第一次小试牛刀是挨家挨户推销圣诞贺卡，这个机会是由朋友杰克·布卢伊特的父亲提供的。布卢伊特选了他们所在的社区，所以菲尼就去了邻近的另一个社区。菲尼还帮邮递员投递圣诞节的信件，由此多挣了一笔钱。后来下雪的时候，他和朋友穆斯·福利帮人们清理车道。“我去叫门，收取25美分，穆斯铲雪，然后我们平分这份钱。”他说。从这份工作中，他得出了商业运作的第一个心得，那就是关于业务的过度扩张：“如果我收钱时往前跑得太远，就不得不借助铁锹才能回来！”

菲尼总是筹划新的挣钱方案，却往往不切实际。11岁那年一个夏天的午后，他在斯基普·唐尼家玩耍，突发奇想地用彩笔在门廊上写下了“唐尼的店——啤酒、饼干”，满心希望有人能顺道进来，给他们一桩生意。斯基普的母亲看到后，告诉小菲尼：“查尔斯，如果天黑之前那个牌子还在，你就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但斯基普说，他母亲很欣赏查尔斯，“他是个无忧无虑的人，我母亲叫他‘市长先生’，因为他谁都认识。”

查尔斯·菲尼当年就读于伊丽莎白区普林斯顿路的圣吉纳维夫语法学校，并且在八年级时成为该校唯一考取曼哈顿东84街里吉斯高中的男孩子。那是一所罗马天主教学校，招收“具有卓越才能和领导潜能的纽约都市区的罗马天主教年轻人”以及那些上不起天主教学校的孩子。他不大喜欢这所学校，每天他必须很早起床，步行40分钟到车站，赶乘早上7点45分的那趟火车到码头，之后乘轮渡到哈得孙河对岸，再换乘地铁到达84街；他常常到晚上7点钟才能回到家，然后还要做家庭作业。在这样奔波的日子里，他在曼哈顿根本无法结识新朋友，而他少年时代的伙伴都去了伊丽莎白区的圣玛丽高中，就在中央大街尽头的一座小山顶上。经历了一年半的煎熬之后，再加上看到父母省吃俭用地为自己攒学费，菲尼把自己从里吉斯高中“开除”了。“我在一场宗教考试中因作弊被抓，不过那是我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你在宗教考试中作弊，他们就会开除你。”

在圣玛丽高中，菲尼过得开心多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跟他一样是爱尔兰

兰裔人，不管做什么事，他都是核心人物。他在学校演出的喜剧《神圣的弗罗拉》（*The Divine Flora*）中扮演韦恩，在学校足球队里穿 38 号球衣。1947 年，他被同学们选为班里的“风趣先生”。他的朋友鲍勃·科根说，大家推选他为班级“笑星”，因为“他总是到处开玩笑，并且能从一切事情中找出乐子来”。1948 年，他曾和最好的朋友约翰·“杰克”·科斯特洛演出一部喜剧，当时学校的杂志刊登出了一则海报：“来俱乐部度过一个愉快的娱乐之夜吧！这里有美国的喜剧新秀查尔斯·菲尼和约翰·科斯特洛。”对于十几岁的男孩子来说，圣玛丽高中简直像个天堂：在菲尼那一届，仅有 35 名男生，女生却有 100 名，而且在马路对面还有一所女子学校。那时，查尔斯·菲尼已经长成一个清瘦矫健、相貌俊秀的小伙子。“她们冲着我们尖叫，好像我们是披头士乐队一样。”科根说。

菲尼仍想方设法赚取零用钱，他在伊丽莎白港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做球童。“9 洞 1 美元外加 25 美分小费，或者 18 洞 1.75 美元外加 25 美分小费，”他回忆道，“我总是寻找两位打 9 洞的球手。”在暑假期间，他的母亲会暂时离开护士岗位，到新泽西海滩的欢乐谷租一套公寓，接待前来住宿的客人们，菲尼则在公寓旁的小道上出租沙滩浴巾和沙滩伞，还躲在桶里当靶子，人们出几分钱就可以朝他身上扔球。他在冰球机上赢了太多的可爱玩具，以至于他不得不到另外一个区。最后，那些机器的主人给了他一份工作，让他找零钱。

当时，那个海滩的幕后经营者是新泽西黑手党的一个分支派系。他们售卖一些商品，包括收取 25 美分的沙滩逗留费。“如果你在沙滩上待一天，他们会卖给你一条彩色丝带，你要用安全别针别在身上。”菲尼说，“他们有一大帮巡查的家伙会对你说：‘小子，让我看看你的丝带。’”他母亲为房客们提供这种丝带。菲尼的一个同学想出了一个办法，可以重复利用丝带或者把丝带一分为二，从而可以多得几美分。“那些黑手党的人很不高兴，而且向他们表示了不满，他们这才收手。”阿琳说。

少年时代的查尔斯·菲尼常常邀请朋友们去他家的出租公寓共度周末，他们就一起睡在顶楼上。早上，他带他们去一家饭店吃早餐，那家店在开门之前会把一些炸面包圈放在门外的盒子里，以供饥饿的孩子们自取享用；夜晚，他们在海边小道上玩耍，或者去看电影。斯基普·唐尼还回忆起，他曾开车带菲尼去新泽西海滩阿斯伯里公园的帕拉蒙特电影院赶赴一个姑娘的约会，那年他们都 16 岁。电影院后门的门卫认识菲尼，就让他们免费进去了。他们爬

上荧幕后面的梯子，穿过 T 形台，再从另一侧的梯子下来，就来到了座位上。

朋友乔·卡什说，他印象中的菲尼能“让你觉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无论何时你跟他说话，他好像总是能触及你的内心，他总是想在前面”。约翰·科斯特洛记忆中的菲尼则是在欢乐谷海边小道上兜售雨伞的小贩，“总是工作、工作，挣钱、挣钱”。

1948 年 6 月，菲尼高中毕业，4 个月后，还是 17 岁的他与科斯特洛一起来到纽瓦克的征兵办公室，与美国空军部签署了服役合同。他妹妹厄休拉说：“他是自愿的，他并不是必须得去。他还试图跟弗朗基·科里根一起早点去服役，一天晚上，他们想从家里偷偷溜走。可是他们哪儿也去不成，因为汽车启动不了！他们打算隐瞒自己的年龄，早点入伍，还想拉我入伙，帮忙签署一些文件证明他们的母亲已同意他们的行为。”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三年，征兵还在进行，而菲尼决定在两年内无论如何也要入伍。“那时候我觉得，既然躲不过，那就早点把它完成吧，所以我签了三年的合同。”

军队生活在这位新泽西少年眼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在新泽西州拉克兰空军基地接受了无线电操作员训练之后，菲尼被派往美国驻日本的军队服役。这是他第一次离开美国。在那里他将要开始新的生活，并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在空军部队里，所有人都开始叫他查克（从那以后，大家都称呼他查克，以下都用“查克”）。作为一名异常聪慧的新兵，他被分配到了芦屋空军基地的美国第五空军无线电中队移动电话第 12 支队，驻地处于日本的南端，这是离朝鲜半岛最近的空军基地。他所在的这个中队属于信号情报处——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分支机构，就是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破解了日军的军事密码。

战后的日本百废待兴，但对于一个年轻的服役士兵来说，生活并不难。戴维·哈伯斯塔姆^①写道：“美国士兵都认为到那里去服役是一场蜜月旅行。在那里，美元很值钱，日本女人很友好，很普通的士兵都能生活得像个贵族。”然而，菲尼却把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于学习日语，以充实自己的才能，他在美国军事语言学校上课，还看一些主要适合日本小孩儿阅读的日本连环漫画。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芦屋基地成为 F-80 战斗机和 C-119

^① David Halberstam, *The Fifties*, Villard Books, 1993.——译者注